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至
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夏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
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為鄉黨所服
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
于壽輝授元帥隸倪文俊麾下鎮沔陽與元將哈喇圖

戰湖中飛矢中右目微眇十七年以兵千人將斗船五十溯夔而上時青巾盜李喜喜聚兵苦蜀元義兵元帥楊漢以兵五千禦之屯平西右丞相旺扎勒圖鎮重慶置酒飲漢欲殺之漢覺脫身走順流下巫峽遇玉珍訟之且言重慶可取狀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曰攻重慶事濟捷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遂進克其城旺扎勒圖遁父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

十八年旺扎勒自果州來攻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

玉珍使明三禦之明三黃陂人驍勇善戰玉珍弟畜之
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密遣猛士夜眼陳刼烏斗山寨擣
嘉定皆下之惟大佛寺未下玉珍親濟師旬日城潰旺扎
勒圖叅政趙資平章郎德格皆死之人稱三忠道出瀘
州自訪元進士劉楨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二十一年明玉珍稱隴蜀王初玉珍謀討陳友諒乃整
兵守夔關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徐壽輝至是遂自稱隴
蜀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明玉珍僭稱帝于蜀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皆劉禎為也

二十三年明玉珍遣萬勝等三道攻雲南梁王博囉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博囉復集衆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還

二十四年萬勝攻興元敗還鄒興克巴州

二十五年九月夏主明玉珍以萬勝戴壽為左右丞相遣叅政江儼來通好命都事孫養浩報之是年萬勝取興元

二十六年春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其都察院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勝夏驍將也兵無不一當百勝死夏以不競劉禎代為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

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解
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不問 九月己亥夏主明

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
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
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府之國太祖笑曰蜀人不
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
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
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

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為誇大恐遺笑于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遣叅知政事蔡哲往報蜀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太祖覽而嘉之遂為取道伐蜀之張本

太祖洪武元年冬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二年秋八月夏主明昇遣使來貢王師平關陝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竟莫能禦况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

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為
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自強昇從
其言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
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
道未聞令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
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
者還姑以此復 冬十月壬戌遣平章楊璟諭明昇奉
國入覲昇牽于羣議不能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曰古

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無可度焉則為順圖足下自謂
瞿塘劍閣一夫負戈萬卒誰何此皆不達時變相謬誤
足下自度孰與劉備諸葛孔明然僅僅能自保足下疆
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興元王師一至所為足下謀者
各自為計足下奉老母安歸乎足下即冲幼當亦痛心
老母順逆之圖度之而已昇不能從

三年夏五月大將軍徐達既出安定走王保保乃遣左
副將軍鄧愈招撫土番而自帥所部攻興元以傳友德

為前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故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分遣裨將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張龍守之達還軍西安 秋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再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衆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問道走寶鷄請援兵友仁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嬰城

拒守發巨礮擣石敵兵多死傷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
帥師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
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友德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
上友仁軍望見大驚乘夜遁

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
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
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業昇等
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為前

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憫明昇稚弱不忍加兵數遣賜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于羣議反以兵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大軍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陞辭上

復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仍命宋國公馮宗異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二月江夏侯周德興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垕溫陽關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

取桑植容美洞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厓寨克之三

月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益兵為固守計壽等于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王師至是璟師次夔州大溪口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

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

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

退還歸州 穎川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

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

壘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為前鋒

攀援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夏四月丙戌直抵階州

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

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

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擊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三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為右副將軍帥師助之 丁酉傅友德下青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進兵徇江油彰明二縣下之癸卯遂趨綿州友德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將向

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乘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死之大亨走保漢州友德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乃益震恐五月己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大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初蜀人命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

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陣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新敗必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大敗之六月壬午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

其衆殺獲二千餘人并擒宣慰胡孔彰等獲馬騾五百
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時湯和兵發歸州進攻

瞿塘關以江水暴漲不得進乃駐師大溪口欲俟水稍
平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而傅友德捷書適至乃詔和
曰傳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及青州果陽白水
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
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朕
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詔至廖永

忠遂帥所部先進和遲疑未決會得友德木牌子江流
迺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趨夔州永忠
兵先至舊夔州蜀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等出兵拒戰
戊子永忠分軍為前後陣軍既交出後軍兩翼夾擊之
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
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
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上乃密遣壯士數百
人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

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巖石間蜀人不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先破其陸寨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發火炮火筒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

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始至永忠乃與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戊戌蜀平章丁世真陷文州先是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朱顯忠守之世真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拒却之其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詰旦世真攻益急顯忠出東門拒戰而世真

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創累瘡決戰力不支城破死
之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
忠領士卒七百人及城破僅百餘人既而友德調兵來
援世真棄城走事聞恤顯忠均諒家夏守金州九龍山
寨平章俞思忠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軍
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至京上命還其馬
賜第居京師世真復率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
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友德調兵來援擊走之世真逃

竄山巖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為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上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不賞 廖永忠帥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效力若毆之出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

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
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會永忠
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其
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
下令將士不得侵掠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
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降表于京
師朱亮祖兵亦至 秋七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
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

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躡藉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翼日庚申壽率其屬降友德整衆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分兵會朱亮祖徇州縣之未附者壬戌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華率父老降壽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沈死 八月上遣使諭湯和等曰為將貴審機而重料敵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

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
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
軍政寄國事乎和聞詔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克其城執
友仁送京師誅之蜀地悉平明昇至京師廷臣上言宋
乾德間孟昶降有叩頭伏罪禮上曰昶奢淫自恣昇幼
孽自臣下可免其伏地禮封昇為歸義侯居第京師已
而投昇于高麗 命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文忠以
成都舊城卑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制畧備時傅友

德駐兵保寧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
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丙子置成都右中
前後四衛分隸之復置保寧守禦千戶所調濠梁等衛
官軍守之十二月辛卯賞平蜀將士傅友德廖永忠
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營陽侯楊璟南雄侯
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親製平西蜀文紀傳廖
二將之功

谷應泰曰聞之名山大川不封諸侯王公設險用

守厥國而周都雒陽則曰南望三塗北望嶽鄙有
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蓋古者賢明之主在德不
在險也夫中國之得地險者宜無過巴蜀棧道揭
其北瀘水阻其西表岷峨之天闕帶二江之雙流
勇夫重閉幾乎斗絕矣而自古及今敗亡相繼倖
繁入臣罕有全者則蜀之地險固不足恃也方夫
元運垂終羣雄並起明玉珍以隨州布衣結寨青
山為徐壽輝之外臣倪文俊之守將及文俊見殺

于友諒而遂奄有三巴盜竊名字比之劉宗下輦

而自王公孫躍馬而稱帝功尤易易也玉珍不以
此時北趨子午入叩關隴南下夷陵先窺漢沔而
但固守夔門改元稱制偏隅自割坐待滅亡此策
之最下者是則東之自守者無過士誠而西之自
守者無過玉珍也方太祖之初逐鹿中原未遑外
討答書通聘以待隗囂厚禮卑辭以驕李密而使
者乃以張喬之口舌誇蠶叢之形勝井蛙坐大斯

為過矣至于元都已沒秦晉悉平蜀道一隅勢如

黑子乃始命鄒興莫仁壽等瞿塘阻水鐵鎖橫關
丸泥墨守不已晚乎若夫太祖之伐蜀也以湯和
等舟師入峽疾趨重慶此正兵也而傅友德一軍
揚言發金牛潛師取階文者此奇兵也夫鄧艾絕
入陰平則綿竹之師不摧而潰吳漢襲至廣都則
城市之橋可燒而斷宜乎劉仁表詣軍門明昇面
縛啣壁而彭氏以為縱走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也

乃知桓溫既入李勢告亡全斌濟師孟昶不祀此
張載勒銘于劍閣左思致誠于蜀都玉壘銅梁險
無足據矣從此冉駘效順邛笮景從蒟醬出于番
禺竹杖來于大夏版圖之盛固不必言獨是功紀
傳廖文皆御製楊璟以無績而不敘小校以非義
而輟賞勸懲斯在又非特平蜀之規耳若夫明昇
者封侯歸義居第京師要領克全母子相保雖劉
禪樂魏身不生還而望帝歸魂死猶啼血嗚呼方

西川僭號時其為寄生久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太祖平滇

太祖洪武五年春正月癸丑遣翰林院待制王禕齋詔諭雲南雲南古滇池地南控交趾北接土蕃西擁渚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松潘烏蠻雷益如犬牙然戰國時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

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
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武帝元狩
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于洱河因置雲南郡諭
滇王入朝宣帝遣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蜀漢建興三
年諸葛亮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賜姓
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于是始
有姓氏隋開皇中為吏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
弱遜位蒙氏號南詔天寶七年間羅鳳反敗節度使鮮

于仲通西洱河後段氏有其地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改
國號大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西川請取大理宋祖鑒唐
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
兵段氏得長世焉元世祖自臨洮過大渡河經山谷二
千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濟獲段興智滅其國乃以其
子呼圖出為雲南王鎮之仍錄段氏子姓守其土呼圖
死封其子松山為梁王至正時巴咱爾幹爾密嗣位明
玉珍一攻之不克至是上既平夏乃遣使往諭之

六年冬十二月詔使王禕被殺于雲南禕初至雲南見
元梁王君臣諭以奉版圖歸職方梁王不省館于別室
數日又曰予將命遠來非為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
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
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
不四五年悉膏斧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庫庫特穆爾
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至
者誅乃今自料勇悍強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

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遣一將軍將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梁君臣相顧駭服頗有降意改館禕厚待之會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托克托自西番徵糧雲南謀連兵拒我托克托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知決匿禕民間托克托聞之謂梁王曰國家顛覆不能救反欲附他人邪欲躍馬去梁王不得已出禕與托克托相見托克托欲屈禕禕罵曰天命訖汝元我朝實代之

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使臣豈為爾屈
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
禕有王佐才上嘗語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
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後子紳走
雲南求遺骸贈翰林學士謚文節

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順王子巴拜齋詔往諭雲南

八年秋九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上諭雲曰
今天下混一四方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朕欲以

兵取之恐勞師費財重傷吾民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
對曰雲南恃其險遠故阻聲教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
福彼必順附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
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
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
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
易服詐為元使更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
不可奪遂殺之

十四年秋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征雲南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都督郭英張銓等皆從上諭之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彝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巴咱爾幹爾密等自恃險遠輒害使臣在所必討爾等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

曲靖曲靖雲南之噤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
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
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
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
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煩兵而下也師
行上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丁未傅友德師至湖廣
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陳桓等帥兵五萬由四川永寧
趨烏撒友德等率大兵由辰沅趨貴州 十二月辛酉

傅友德率藍玉沐英等進攻普定克之羅鬼苗蠻犵狫
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元梁
王巴咱爾幹爾密聞明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爾瑪
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右副將軍沐英謂傅
友德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若倍道疾趨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
遂進師丙寅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
水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望見大驚倉皇

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為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渡達爾瑪悉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爾瑪急撤衆禦之陣動英乃拔劍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蒙盾破其前軍敵氣索退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德麾兵進薄之矢石雨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爾瑪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撫而縱之

使各歸業蠻人見歸者皆喜慰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
兵鎮其地友德分遣藍玉沐英率師趨雲南而自以衆
數萬向烏撒為郭英等聲援壬申元梁王巴咱爾幹爾
密聞達爾瑪敗棄城走入羅佐山其右丞魯爾自曲靖
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于是巴咱爾幹爾密挈妻子
與左丞達的魯爾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
子俱赴滇池死癸酉藍玉沐英等師至雲南之板橋元
右丞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兵金馬山故梁王閭監額森

特穆爾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出迎玉等整衆入城
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定其民自
九月朔出師迄下雲南僅百餘日藍玉別遣曹震王弼
金朝興等率兵二萬分道進取臨安諸路皆下之沐英
分兵趨烏撒會友德先是都督郭英等出永寧路多險
阻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
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去河二十里為營
時久雨水暴漲英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斬

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敵始覺遂大驚潰生擒阿客指
蠻雲南諸郡邑皆震至是友德自曲靖帥師循格孤山
而南直擣烏撒元右丞實卜收兵屯赤水河拒郭英等
友德大軍至實卜遁友德下令城烏撒版築方具實卜
引諸蠻復大集友德據高岡嚴陣待之諸將請戰友德
敵勿許士爭奮思致死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
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來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
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遂進戰師既陣芒部

土酋帥衆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師趨之戰數十合渠
長多中槩墜馬死者我師益奮蠻衆大潰斬首三千級
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
畢節又進至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龍皆
望風降附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元威楚路平章閔納默拜參政
埒克矩布哈等詣曹震營降壬午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
密院同知克埒該傳慰高仁廉訪司副使博羅呼察及

中慶武定澂江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
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噶齊
扎木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營降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
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甲午遣使諭
傅友德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
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雲南尚遠今必置都
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使司及
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昌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

束渠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如靄翠輩不盡服
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 金朝興兵畧澂江臨安沅江

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革宣慰司立臨安府及各府十
四衛置雲南都指揮司以都督謝熊馮誠署司事二月
置雲南布政司改中慶路為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
平章潘原明署司事以張統等為參政參議等官 閏

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鈔遣還藍玉沐英等進兵攻
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為固土目段世間明

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
尾關是也號為險要王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
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夜
半遣都督胡海洋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
木援岸而上立旗幟昧爽大軍抵下關望之踴躍譟譟
敵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
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敵腹背受
敵大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

門關下金齒于是車里摩些和泥平緬等處相率降雲
南悉平 三月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更定雲南
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傳友德遣使以故
元威順王之子巴拜及梁王家屬三百一十八人送京
師并奏云雲南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
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要害量宜設衛戍守
其賦稅則故元司徒平章達爾瑪等言元末田土多為
豪右隱佔今循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覆諸衛

所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糧并故官院寺
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所入并給之
上悉可其奏未幾置雲南鹽課司以益軍費 夏四月
烏撒東川芒部復畔傅友德移撤沐英合兵進討西堡
蠻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擊敗之 六月置
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
之造舟以渡往來上復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
聚合征南三將軍攻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

諸蠻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傅友德兵進

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萬計餘衆遁
去復遣兵捕擊悉平之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
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 八月乙巳遣使諭傅友德沐

英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
擊破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慎勿
輕動人自七星關來者又曰芒部烏撒蠻至夜舉火挈
家入靄翠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

古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
即芒部渠長可盡獲將軍其熟圖之已復遣使諭曰雲
南士卒既艱食不宜分屯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
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
道路往無礙矣霽翠之地必用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
者朕所見大概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將軍便宜自處
置 九月傳友德沐英等分兵攻未服諸蠻以指揮馮
誠守雲南諸蠻見大軍出謂城守虛弱遂相煽叛土官

楊苴尤傑黠給其下曰總兵領大軍歸矣雲南城可圖也遂糾衆至二十萬會于城下合三十六營兵攻城時城中乏食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為憂誠與指揮謝熊以孤軍嬰城拒守備樓櫓戰具多置強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奇兵擊之賊不能攻遂圍城為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為賊所得給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相顧駭愕拔營夜

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
欲圖再舉英至與馮誠等合兵勦捕之斬首六萬餘級
生擒四千餘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傳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
保參政綽滿布哈及渠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各
賜其家衣服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時
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
府擒其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蠻民降者數

十萬戶三月甲辰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
藍玉等班師而副將軍沐英以數萬衆留鎮之雲南麓
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
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
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
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十七年三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友
德平雲南上前後下璽書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皆中

友德奉行不敢失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
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
封傅友德潁國公列侯藍玉仇成王弼子孫世及陳桓
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將校遞
陞有差 秋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
物上元所授宣慰司印平緬在西南曩稍遠自大理越
金齒至其地有城郭宮室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
皆髡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遣

使招諭遂入貢至是大兵下金齒與平緬壤地相接思
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乙酉景川侯曹震
奏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
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
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閒暇
時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為
便詔從之

十八年春正月東蘭州韋富亂沐英討平之英在滇初

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賴以安分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上喜曰英能如是吾無南顧憂矣冬十二月思倫發反率衆寇景東馮誠擊之失利千戶王昇死之

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傅友德率師討之友德復移兵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平之秋九月庚申沐英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詔從之

二十年夏五月庚申勅諭沐英等勿遣使往平緬但葺
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固守待之英自楚
雄至景東每百里置一營率兵屯種以備蠻寇已復命
景川侯曹震選四川精兵駐雲南尋甸普定侯陳桓靖
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駐定邊姚安畢節曲靖越州
諸處立營屯種候征討

二十一年春正月思倫發入寇結砦於摩沙勒沐英遣
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一千五百級三月思倫發悉

其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
勢甚猖獗沐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
營隔壘而陣遣都督馮誠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
人驅象三十餘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
餘人為前鋒其渠帥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中
象左膝及脇象仆地渠長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譟而
前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賊不足平也乃下
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為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

銃箭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詰旦
分軍為三隊命馮誠領其前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
領其右將士皆鼓勇而進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渠
帥記事招綱等皆乘象象披甲皆負戰樓若欄楯懸竹
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突而前
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走指揮張因
千戶張榮祖率騎士乘之直擣其柵遂縱火焚其寨烟
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亦者

驍勇復率衆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
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率衆更進
英督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
千級俘萬餘人生獲象三十有七餘皆被矢如蝟死渠
帥刁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賊潰英帥師追
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籍思倫發遁去 夏六
月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為左右
副將軍曹震葉昇為左右參將率馬步諸軍討之八月

壬寅沐英遣都督竄正從傅友德討東川 九月越州

土目阿資叛阿資故囉囉種苦麻部王師南征沐英駐
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至是叛傅友德等將兵討之
道過平彝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阿資遂遷其山民往居
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駐兵立柵其上後以為
平彝千戶所阿資等復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掠友德
進擊之斬其渠滿巴青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資退屯普安倚崖壁為砦傅友德

以精兵蹙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
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甯正從友德擊
阿資于越州大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人初
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
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
要分兵追捕之阿資窮蹙降甲午曹震葉昇領兵分討
東川叛蠻悉平之冬十一月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
來言叛逆之謀皆其下刀廝郎等為之以象馬白金入

貢願輸貢賦百彛遂平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沐英以阿資畔服不常請徙越州衛于陸涼鎮之阿資復畔平羌將軍何福督兵討之至越州阿資援絕降福扼險置寧越堡

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雲南二十郡左右分畫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闌滄俱入海幅員萬里英鎮雲南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治水利墾田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著

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嘗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綵幣陞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爾也既卒追封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

二十八年春正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平羌將軍何福擒斬之于越州

三十年春正月置雲南按察司秋九月平緬諸蠻乃

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命西平侯沐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率雲南四

川兵討之 冬十二月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
上命沐春令刁幹孟歸而主母為不臣

三十一年春二月刁幹孟請入貢 夏五月西平侯沐
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刁幹
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
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渠刁名孟斬
獲甚衆還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
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

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躡寨下揚塵以警之賊
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率衆降春
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帝以
其反覆不之許尋春病卒何福討擒刁幹孟思倫發始
得還平緬悉定

谷應泰曰梁王以故元宗室裂土滇南國亡君死
偷視蠻陲此其勢非同天水之坐大隴西子陽之
稱尊白帝也大義自我誓不反顧則北地劉湛猶

能夠漢義成公主終不忘隋瘞王禕於北寺斬吳
雲於沙塘死從余闕生魏危公計非得已節斯烈
矣若以天命既去新主有歸天子北門已棄中原
於敝屣孤臣天末難填滄海于九泥則子嬰軼道
詎是亡秦劉禪長安無須思蜀稱臣歸命納土入
朝頡利冢留灞上突利老死并州我其臣僕之悲
亦明哲保身之智也而乃猶豫兩端徘徊去就旌
旗舳艫蔽江西上乃始開閭平章斂兵曲靖不知

烏撒之師分出永寧普定之兵專攻曲靖大軍直
擣雲南偏師還赴大理堂陞有聚米之形將帥成
破竹之勢釜中游魂久已在太祖握中矣倉皇聞
敗六宮出走龍衣焚于寶殿闔門驅死滇池鼠輩
乃爾何因倔强如是耶或亦魯連帝秦願蹈東海
田橫入朝道刳客舍之志與而太祖之下雲南也
運籌萬里料敵如神山川險阨俱似躬行進退指
揮不爽尺寸史稱漢祖止於百敗不折敵畏唐宗

不過身先諸將方其雄畧瞠乎後矣若夫曲靖之
戰沐英決策冒霧疾驅兵臨白石寧我薄人毋人
薄我此先軫所以克也張幟展角潛出敵背此陳
餘所以擒也臨江結陳退不能止此苻融所以死
也甲高熊耳之山馬飲昆明之水路踰萬里時纔
百日耿弇功震祝阿李靖風行突厥潁川黔寧何
多讓焉雖其後竊發時聞不煩左顧而軍若驚颺
彼同敗葉遂傳仁貴咋舌稱神爭識令公望塵羅

拜沐氏父子所以威行萬里也夫武帝用事西南
彝夜郎邛笮遂成荒服唐復陷入吐蕃宋乃割於
西夏元極兵威始分桐葉而黔寧永鎮三百年來
不獨貝金象齒來自殊方抑且金馬碧雞入參侍
從豈非春風所及鷹眼能慈泮水之林鴉音速化
猗與盛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上曰

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償轅而破犁上曰吾之相
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
劇為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
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既相胡惟庸基大感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
憂憤增疾基嘗為上陳甌閩事蓋甌閩之間有隙地曰

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醴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
于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
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突基使子璉上書奏之
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銜基使刑部尚書吳雲劾之
以淡洋路山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勿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入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
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
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

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急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既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

容言于上惟庸銜之達有聞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已
用為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
政惟庸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為太常卿累
遷中書參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
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筭
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
冢上夜有光燭天于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
家人為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

庸謝不知帝又究故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
曰主上艸菅勲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
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
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
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
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
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
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賢下
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
兵為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輅中墜馬死惟
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日
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
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
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
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

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駭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于市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衆羣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

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
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艸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
朕既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
之其勿問癸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
制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自
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丞相
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
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

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 十二月致仕學士

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藉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始終不忘恭敬
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且宋先生家居寧知
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方
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
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湜曰弟

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擢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畧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善長于胡惟庸姪之親耳于陛下則子之親也使

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尚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俾求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世絕宮污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托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

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
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陛下明之
猶願陛下作戒于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
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艸也
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
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
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
毛驥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伏誅

太祖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頽面有勇畧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于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癭脖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

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潁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

事見太祖平滇

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襲金山納噶楚降之併降其衆十餘萬勝以誑誤

召還即軍中拜玉為大將軍

事見故元遺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多爾濟等將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璽書褒玉

比之衛青李靖 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元
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有言玉私元
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
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戒以率德改行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先是擬封玉梁
國公至是改封涼鵠其過于券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都
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崑川雜道克散毛

峒擒土目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
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尋詔還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
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徇阿真州番衆
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伊埒特穆爾反建昌使玉移師
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大破其衆伊埒特穆爾走柏興
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餘黨便宜請

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
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
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
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措置陝
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
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
專恣橫暴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

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王執御史捶而逐之先是北
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渡喜峰關吏以夜不即納王
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
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
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
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為
太傅王攘袖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也恒怏怏不樂
居宋潁二公下間奏事上不從王懼退語所親曰上疑

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

曹震袖臚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

歲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

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

約束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瓖所告命羣臣訊狀具實

磔于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

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于胡惟庸 三月辛酉會

寧侯張溫都督蕭用藩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九

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

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鬻熊論封奄
有江漢以故土田圭瓚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
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
帝刑馬綰絺伏鎖闔閭誓國伍胥屬鏤遺介推于
綿上試文種于地下弓藏鳥盡良足悲矣明太祖
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賴茅土之爪牙枕
戈卧鼓藉苴林之號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

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

諸白水河帶山礪炭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

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復壁藏兵藍玉家奴

袁甲張敖不軌逼漢祖于栢人處仲稱兵追黃鬚

于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

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

小任重宜其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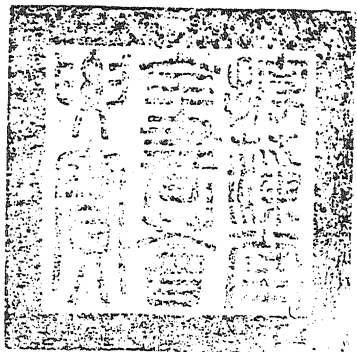
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

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
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
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于
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
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幹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
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啓機傳會難明之
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慘矣
夫淮陰陽夏就令關通彭越繫布罪無相及而況

皂隸之後漸乃式微酎金之舉以次削除寧有朝
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
自縊景濂道亡蕭何三木而就徵望之仰藥而自
殺豈尚功之典不設于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于
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于冊而醴
泉之詐興貶爵削封播告于外而伏甲之謀起是
則胡藍之讐抑亦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
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

沐西平之居貴不驕並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
而不啞嗚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莫瞻菴

校對官編修

臣

閔惇大

謄錄監生

臣

毛大瀛

謄錄監生

臣

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

奉太祖即吳王位以李善長為中書右相國徐達為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今宜鑒之三月置起居給

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諭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
効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

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
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
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

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
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
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

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于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

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
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二月太祖以國之
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
建園立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
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己巳典
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
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
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

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

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
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
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
求實效不尚虛文三年一開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
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
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
徭賦三年 六月諭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
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
為用刑之本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為
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
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
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
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為惡如衣之積垢加
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
夫威以刑戮而使人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

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

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士朱升辨
五音候宮為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磬最難和故書
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
即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于君心君心和則天地
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
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
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

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
序列皆朴素不為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
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行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
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
崇儉朴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
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上
左先是承元制尚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為左

相國 勅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

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為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十一月甲午園丘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

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堪
命矣 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
封衍聖公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
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
臣以即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
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
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

太廟追尊四代祖考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殿上曰

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
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
發言百官唯訥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
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辛丑命廷臣兼東宮官
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
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

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假彼作中書
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
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
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法
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
是以李善長為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
傅瓚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
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

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

不可忘也 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每致覆敗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子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予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更毆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

福也 上與儒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
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
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
從之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
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
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
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天下府州縣官
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

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上謂劉基曰

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
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于寬仁上曰不施實
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
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
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
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 二月勅中書省臣定郊
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傅瓚陶安等引古酌今擬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

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

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

率以為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

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

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

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 庚午命

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

女誡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

為先正家之道始于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于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閭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

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
不知言者慙而退 乙酉蘄州進竹簞命却之諭中書
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
州進竹簞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
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
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
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
者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

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

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未嘗
不為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
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
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
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滯刀舍人周宗上疏
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庚寅賑恤中原貧民
中書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

心果心注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

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廣德太平寧

國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漳州府通判王禕上言人君

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為心寬大以為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

天生物為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

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
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既
平租賦既廣科斂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
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尚嚴厲故禕以為言 上謂
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
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
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

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啓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弈碁于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骫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

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
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怨基者多訴于上前善
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上幸北

京放元宮人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

逸之士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
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
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
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

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
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
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
觀侍太子說書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
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
七國上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
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是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

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為游觀之所誠不忍重

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爾等常存儉戒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間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免中原田租詔曰朕本准古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饋迎近平燕都下晉冀民久被兵困征斂其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稅糧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 免江南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

平繼克鎮江下宣城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
初諸郡供億繁重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
天鎮江免糧稅一年寧國廣德無為滁和亦如之 二
月丙寅詔修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
實錄元雖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
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
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
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蹟

壬午上躬耕藉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
于北郊以為祭祀衣服 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文章

上曰古人為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
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
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
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
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夏四月癸巳淮安
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衆

羣臣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已而禮部尚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雁之類下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

大瑞者所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即時飛奏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

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醢醢
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過
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用為耳目即
耳目蔽用為腹心即腹心病馭之之道但當使之畏法
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

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
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
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

備上以平定之初民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
長江天塹足以立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
漕詔以為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
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
鬪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
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
詔府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
三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

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

面諭毋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戊子詔天下有司推

訪賢才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

東北平稅糧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關輔

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
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
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
民于內地一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
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
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戶開
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中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
夏四月以危素為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

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索索上問為誰對曰老

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

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

素踰年卒 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

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

司開治所於河南 乙未嚴宮閫之政著為令俾世守

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受

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代之

失著為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
焉宮費奏自尚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死私書出
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婦節慶朔望
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婦禮天子親王
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己亥詔設科取
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
道詔誥表箋内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
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詔曰成周之際取才于貢士賢

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
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並
進甘隱山林自今八月為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
博古通今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
下而任之非由科舉者毋得為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
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
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

幟尚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尚赤為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禁淫祠 免蘇州通糧詔蘇松嘉湖杭五
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為世業官給牛
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徙者四千餘戶 秋九月
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
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

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
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
五曰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
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
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
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
五十卷 冬十月丙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
之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廣
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三月策試進士於奉天
殿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
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
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
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祀神農寧

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
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
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
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
宗 閏三月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
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
昏佚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按公卿乃
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

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

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

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

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

曰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 秋八月免淮揚

臨濠秦滁無為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平疆

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

忘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叠見卿宜條悉以聞基

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于宮中定宦官禁令 冬十二月甲戌勅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于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遥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

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
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命仍祀孟子初國
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
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陸辭諭以慈祥豈弟毋作偽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詔太
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
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 二月甲午

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

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
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
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
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夏四月命吏部訪

求天下賢才 修昭鑒祖訓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

漢唐以來藩王可為觀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目
十三曰歲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

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
供用上親為之敘頒賜諸王 秋八月上嘗從容詔正
字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
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
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
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
儒惟卿一人也 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
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為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

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為式 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 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為尼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年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

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

屋舍丁亥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 山陽民父得罪當杖子請代上曰朕為孝子屈法特釋之 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秋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筈死奸吏上曰君之

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
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為下所持任其縱
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寘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
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 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
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聞
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
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
之況有明詔乎乃上言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

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

分封太多事見

削奪諸藩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

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

吏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
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
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
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之治獄猶
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
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

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欲利
于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
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
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
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
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
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

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為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于山林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

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于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

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
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
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
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
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
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
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
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

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以農桑言之

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
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
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
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
及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
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
為何物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
廷宣導風化條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

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賍多者為稱職以事績少者為闡
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
而不暇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
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
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太學正
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
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于太學或未
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

龔鄧禹者固未可拘于常法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
不多選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
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
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入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
之事亦由是矣漢亡於外戚閹寺唐亡於藩鎮戎狄然
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
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

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十二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監

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北方

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責里

甲虛增額數擢為宛平知縣 二月免仕者徭役著為

令 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

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閹寺之人在左右

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

遂至于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

以懲將來也 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

前秋八月庚戌改建園丘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即園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為一壇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

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謫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

制

見胡藍之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

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

更為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厯付有司俾如其數為

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

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

止徵三斗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租還山西軍二萬

四千人為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為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斥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鍊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鍊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廣東

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責之以秀才
曾泰為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上
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
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
之慈上大喜悉從之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
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
脉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諮
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鮪焚林而田禍及麋穀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鬻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

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秋七月丁酉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 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為監察御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于禁

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
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
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
毋事聚斂傷國體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
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
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何有公
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漢靈帝西苑唐

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于內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內藏既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于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佐軍需者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訊鞠罪囚命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 閏六月申養老之政於天下 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途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畧也乃國初至今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世不絕賢

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泝唐虞夏商周紀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

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伎非人道所為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故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夫采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

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戌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奇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恒
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
上曰宋儒胡瑗為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
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竄之極邊
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九月詔求通曉厯數推往知
來者爵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畧曰國祚修短在
德厚薄非厯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國祚自傳萬世
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為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

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
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
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
實民貧者多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
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
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
多取軍士廣積稅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

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誑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

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
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為左春
坊左庶子王勲為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沂為禮部
尚書冬十一月天下學官入覲上親詢以民間政事
得失泰州訓導門克新數對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
文辭工瞻上擢克新為左贊善俊華為右贊善謂之曰
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

飢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
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
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綿花蠲其稅
歲終具數以聞 秋九月庚申案宇通志書成方隅之
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
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
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
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腓剗閹割之刑
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
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
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誥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
諭羣臣以祥刑之意諭侍讀張信侍講戴舜以論思
為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

贊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道當以古
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
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
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鼓會田
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督者罰遇婚姻死喪
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
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
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

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情于農事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葉凌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遷晉代風流亡于江左繼之

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
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靈崛起智勇挺興亦烏
能克勘禍亂率由舊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
觀其懲官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
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
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畧盡至
于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
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備考百王之蹟深明治

亂之故振墜緒于秦灰永貽謀于周厯夫沛公老
死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
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慚德宗推藝祖外寡經營求
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槩乎未之逮也觀其官制
典禮律令寶訓女誡卧碑木鐸祖訓大言炎炎至
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金聲玉振
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不改商舊蓋
集大成者難為毀繼至善者難為功龍門作史不

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著辨亡之論以視
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孫侈功杯酒方斯盛
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
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瘐死獄中詩過謫戍荒徼
賈誼流涕于劍盤絳侯摧心于牘背所以七國之
釁實啟養癰黃巾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
男子青城仗節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
道之還乎蓋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羣雄率起

大盜因而懲噓不無吹羹帝性沈鷙果于屠殺微
類漢高遜美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
急亡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
英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